



(「水上歌聲」三部曲之二)

湖裏的繁星

萬達·瓦西列芙斯卡雅著

時代出版社

湖裏的繁星

(「水上歌聲」三部曲之二)

萬達·瓦西列芙斯卡雅著

馬清槐 郭一民 石 光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

ПЕСНЬ НАД ВОДАМИ

ТРИЛОГИЯ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ЗВЕЗДЫ В ОЗЕР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2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水上歌聲」的第二部曲。它敘述一九三九年波蘭的腐朽軍隊在希特勒匪軍的進攻下，土崩瓦解，狼狽潰退。士兵和人民企圖進行自衛，組織抵抗，但因為缺乏武器和領導，只有壯烈犧牲，不能阻止法西斯匪徒的侵入。蘇軍爲了拯救自己西烏克蘭的兄弟，開進了波列色，解放了被地主資本家的波蘭所佔領的領土。西烏克蘭的農民熱烈歡迎自己的解放者，他們在共產黨和紅軍的幫助下，推翻了騎在人民頭上的階級敵人和民族敵人，沒收與分配了地主的土地和農具，在這塊解放了的土地上，開始建設新的生活。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條棍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12月北京初版 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43 1/32 印張：12-8/32

1—27.070冊 308千字

目次

正文——第一章至第十章.....二

關於「湖裏的繁星」.....三七四

第一章

在炸彈爆炸的不斷的隆隆聲中，他的隊伍在雷姆貝爾托夫附近的小林子裏逗留了八小時，從那天起，薩貝爾斯基中尉就似乎一直在發着高燒時的夢囈中過活。

他的眼前閃過那些房屋被毀後黑煙囪還竄向天空的小城市和那些荒廢了的村莊，無計劃無目的地拖着脚步向各方面走去的疲乏不堪的部隊，在路上會合了又再分開；載着寥寥無幾的傢具什物的農民的大車阻塞了道路，繫在大車上的乳牛哀叫着。似乎全國的人民都突然在大路上出現了：婦女和小孩步行着；騎着自行車的警察疾馳而過；由於缺乏燃料而被拋棄了的轎車停放着；步槍和汽車的殘骸散躺在溝裏。

夜裏一切都活躍起來了，路上充滿了憂鬱的講話聲、叫喊聲、呻吟聲、軋軋聲，而白天開始時就又得順着溝渠、順着馬鈴薯地、順着小林子和亂叢榛子紛紛散開。當九月清朗的天空中遠遠有飛機聲加入這些聲音時，它就像旋風樣的越來越大，土地就哆嗦起來，遠遠近處都發生爆炸，並且散落一片對着被發現的人們掃射的機槍的枯燥的噠噠聲。

薩貝爾斯基連自己也摸不清他幹麼要跟着他的部隊走，究竟要走到哪兒去。沒有訓令，沒有地圖，而且這種夜間的急行軍也好，白天要躲避也好，都毫無意義。他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也無法加以推測。好像有一隻強大的手一筆勾消了以前的全盤生活——一行一行整齊地寫滿着簡易明瞭的符號的、

光滑的、潔白的一頁。九月一日把生活截成兩段，使人很難相信以前的生活是另一種面貌。薩貝爾斯基每夜看到那延燒着村子的不祥的火光，在人叢中沿着一切的大路、村道和小徑向東方奔逃，覺得他好像已經旅行了一百年。他跟着這個人流走，雖然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這裏也有被燒毀的房屋，這裏也有還沒熄滅的熊熊的火光，每一個村落裏躺着孩子們的屍體，他們是在牧場放牧的時候給飛機從高空打死的。似乎到處都同樣地發了癲狂，中尉不相信能够從這裏逃到什麼地方去躲起來，不相信能够走到什麼地方去。

最初幾天，不知從哪裏飛來一些使人感到安慰的消息，於是擁擠在路上的人羣便歡呼着「烏拉」。可是後來對於無論什麼話，誰都不相信了，騎着自行車帶着新消息飛跑的人們受到譏笑和諷刺。

薩貝爾斯基有時想擺脫這種可怕的惡夢，然而辦不到。狂熱病困擾着他，他的手神經質地顫動着。一切都亂七八糟，混雜起來——一切都變得複雜、可怕和難於理解了。他沒有領導、沒有指揮、沒有命令和指示地處在這個人流中間，完全束手無策了。他竭力維持他自己小隊裏的秩序。他照管士兵，要他們至少不扔掉步槍，要他們排着隊走，不跟着公路滾翻着的各種各樣的人羣混淆起來。這是他唯一還能够努力辦到的事情。有時他覺得連這也是胡鬧，是廢話：在这一切都是淆亂混雜、亂七八糟的地獄裏，有什麼要照管和當心的呢？但是他趕走了這種想法。要知道總會變樣子的，總會弄清楚的。

有時候忽然想起了家，想起了留在家裏的那些人，於是薩貝爾斯基就吃驚地相信，他的親人好像已經不再爲他活着了。他們的命運並不使他担心；這是一些死人的名字，沒有意義、沒有關係的名字。只有飢餓、口渴和傷口才是現實的：已被喝光了的、只剩下淤泥的水井所不能消解的那種口渴，以及從第一天起

便沒有時間、沒有機會脫下皮靴的那雙爛腳上的傷口。而且還有一種殘酷的絕望：這樣的事怎麼會發生的呢？這種使人氣都透不過來的惡夢、這種可怕的崩潰怎麼會繼續下去的呢？

他們覺得他們必須逃避的東西似乎在後面越來越近了，便加速行軍。有時，他們坐在矮樹林裏，等着仁慈的黑暗來掩蓋大地，等着它張開帷幕來把死神在猖獗着的天空和下面的道路隔開，這時，他的心突然恐懼得緊縮起來了。他坐在這裏，過了好幾個鐘頭，而排山倒海的鋼鐵却一刻不停地推進着，以無情的速度不可阻擋地、接連不斷地前進着，像河一樣的流動着，繞過這座似乎可以供他隱蔽的已經採伐過的小松林子和四周的一切。

老百姓躲在小林子裏，竭力站得離小隊遠一些。中尉憎惡地看着他們：起初他們愉快地歡迎他，現在却躲得遠遠的，像躲開瘟疫一樣。他知道什麼緣故。他知道只要任何部隊在小林子裏一停留，樹林上空立刻就會有飛機出現，對準這個地方有把握而無誤地投下炸彈。他了解這一點，可是他的心頭還是給憎恨和輕蔑盤據着。他們為什麼要害怕呢，為什麼要擔心呢？爲了自己討厭的生活嗎？可是有什麼生活意義呢？發生了這種事情以後一般說來生活還有什麼價值呢？不過他完全明白，要不是這身軍裝，要不是有着他所帶領的這十五個人，那末，連催逼他向前邁一步的力量也沒有了。爲什麼這些衣衫襤褸的、穿着破舊靴子的、挨餓的、渴得臉色發黑的、在沙場上留下血跡的人們這樣受苦，爲什麼他們拚命想跑向前去，而他們又沒有任何脫逃的希望呢？

砲兵部隊拖着三門小鋼砲追過了他。班長在前面走着，對薩貝爾斯基所提的問題睜都不睜。他眼見着步兵們把步槍和子彈盒扔在溝裏——他瞥着一肚子怒氣注意着這種事情，可是什麼話也不敢說。有什麼好

談的呢？

總應該還有個支點在什麼地方，一切都又會恢復原狀的。他回想起早先兒童時代讀過的關於沙漠中的熱風的描寫……怎樣掙脫飛沙的旋渦，不要掉進颶風的中心；熱風像一條狹長的帶子樣的向前捲着，把沿途一切東西都吸了進去，可是只要離開一步——那兒就平安無事了。他薩貝爾斯基的不幸，是被捲到旋風的那條該死的路上，掉進了它的中心。如果往邊上什麼地方跳開，掙脫這個旋渦——結果就會發現還沒有喪失一切，除掉驚慌和災難外，除掉沿着公路盲目地突進的絕望的人流外，還存在着別的事物。在這公路上面，人們夜間累得癱倒，白天受那從可怕的、晴朗無雲的天空中來的機槍的掃射。

一天晚上，他帶着自己的隊伍渡過了布格河，突然覺得現在似乎一切都要好起來了。在他們與即將來臨的東西之間，隔着像邊疆似的一種真正的障礙物——一條河，河身寬闊，波光浮動，水聲潺潺地講着和平與安全。

可是他不久看到了被燒毀了的村莊的藍向天空的煙囪，路上又突然傳來了關於迷失了方向的敵軍坦克的消息。他已經沒有力氣去找小林子了，他坐在向一個小池子傾斜下去的、翠綠的草地上。士兵們躺下，像死人一樣；薩貝爾斯基四周看看，想找點水。他沿着那個給雛菊點綴成一片白色的斜坡走去；怒生的野草高可及膝。那兒，在下面，池塘顯現在金鳳花的金黃色和琉璃草的天藍色中間。水面閃映着天空的蔚藍。他在池邊跪下，把身子彎向水面，就在這個時候，在一邊，在柳樹樹叢的旁邊，他發現一身軍服和一雙伸出來的一動不動的腳。一定是個兵士，躺在這裏幾天了——浮腫的身體沉在水中，頭插在淤泥裏。薩貝爾斯基漠不關心地向他看了一眼，就把臉俯向水面。可是他馬上驚得往後一縮，屍首的腐臭，那種帶有

一點甜味的、令人窒息的、難於忍受的臭味，從淺藍色的小湖裏向他臉上撲來。他對這個人懷着滿腔怒氣，大罵了一聲：不找別的地方死，偏偏要死在水邊。薩貝爾斯基退後幾步，倒在草地上，慢慢兒咬着酸模的橢圓形的嫩綠葉。適口的酸味使他的嘴裏感到一陣涼爽。

士兵們在不遠的地方低聲地談着話。

「只要走得到波列色省就好了，那兒鬼也找不着我們了。好多湖沼，我告訴你們！你鑽進蘆葦，在裏面過一百年也成。有的是魚。」

薩貝爾斯基本想對他們吆喝，可是改變了主意。啊，波列色……坐在蘆葦叢裏，釣魚……而最使他激動的是，在他眼前多麼生動地浮現出波列色的氾濫了的湖水、白鷗的叫聲，以及那漫無邊際（啊，這時候該是多麼無邊無際）的一片金黃和天藍……。波列色浮現在他的眼前，好像是到處發生暴亂的地獄中的太陽的微笑……他媽的，難道保住自己這條可憐的命，是目前最主要的事情嗎？

過了幾天，他們到了一個鎮上。薩貝爾斯基低着頭慢吞吞地走着，這時突然有人喊道：

「中尉先生！」

奧洛夫斯基少校經過一個鋪着圓卵石的小廣場跑來。薩貝爾斯基覺得他在做夢。他一時什麼都記不起來了。從遙遠的過去，從戰前的時期，浮現出熟悉的面孔。那雙快樂的眼睛，從帽子底下露出光亮鬚髮的那絡不聽話的額髮。薩貝爾斯基突然心裏一陣高興，向少校奔去。連疲乏都消失了——他好像從一個噩夢中醒來。他這是在什麼地方呢？這是個偏僻的鄉鎮，還是華沙的馬索維茨大街呢？

「啊，我們總算碰頭了！好極了！」少校快活地說。「上我們那兒去吧！」

「上你們那兒？」

「當然囉，到營房去！我得跟你談談。」

薩貝爾斯基跟着奧洛夫斯基走，像在迷霧裏一樣。在大門口——哨兵筆直地站着，士兵們跑來跑去，一尊砲擱在砲架上，好像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好像所進行的是一般人常常想像的那種平常的戰爭。他跟着少校走上樓梯，突然爲他骯髒的軍服、皮靴和自己全部的外貌感到羞恥。少校跨着富有彈性的步子，正像他們以前在華沙碰頭時一樣。

「來，來，中尉。我很高興……」

他們走進小小的辦公室。薩貝爾斯基埋進一張深的沙發椅子。起初他不懂人家對他講的什麼話。這跟他最近幾天來體驗到的完全不同。接着他突然感到滿腔幸福。這就是說，他認爲過去一切都不過是場夢囈的那種想法，到底還是對的……他立刻覺得自己是個正常的、平常的人，是斯塔尼斯拉夫·薩貝爾斯基中尉了。

「你懂嗎？」

薩貝爾斯基點點頭。他的眼睛閃現着快樂的光輝。

「這兒將成爲抗戰的焦點！」

少校走到窗口去。窗外的樹木發出一片綠色，是個寧靜的、和平的日子，天空晴朗無雲。

「咱們還要顯顯身手哪！歷史上總有一天會提到這個偏僻地方的。你要知道，咱們有人！我已經跟大家談過了。必須立刻把一切都抓在手裏。有醫院……必須組織廚房，而糧食是找得到的……出個布告……」

號召一下……」

他們高興得哽住了。這已經有了一點眉目，雖然這不過是一個小鎮——只有幾條街，零零落落幾家小鋪子——可是這個小鎮在他們的心目中成長起來，發出新的、快樂的光輝。惡夢結束了。一切都從這裏，從這小鎮裏開始了。消息會像長了翅膀似的飛出去。茫然地徘徊在窮途上的、零散的、疲乏的部隊會從各方面向這裏移動。將在這裏重建一支軍隊。進攻的敵人將在這裏碰到一道不可克服的障壁。向前猛進的鐵流將在這裏被阻擋住。

「不再需要別的什麼了……阻止一忽兒，只要阻止一忽兒，整個猛烈性就會化爲烏有了……就會受到頓挫……他們一切都依靠着快速的行動，依靠着閃電樣的襲擊……如果他們碰到了障礙……」

是的，是的，這一點薩貝爾斯基是十分清楚的。少校使他感染到自己的那份快樂的熱情，正如從前那種不可遏制的幻想驅使奧洛夫斯基作任何冒險的行動並把同志們吸引到他那方面去的時候一樣。這時彼此都並不懷疑自己的這一冒險行動的現實性。好像一個抵抗的據點，災難海洋中的一個小小的孤島，就能拯救一切，好像兩個人的力量就能對抗那整個國家都抵擋不住的驚惶、混亂和崩潰。薩貝爾斯基不禁滿腔熱情，那股勁兒就像不久以前的絕望一樣。可是，這種瘋狂的熱情是直接從悲觀失望中產生的。像落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樣，中尉就抓住了少校的豪壯的幻想，抓住了他那什麼也摧殘和破壞不了的快樂的勇敢，抓住了他那對勝利可能性的狂妄的信心。在這新的世界中，這個小小的鄉鎮擴大到一個最重要的戰略據點的規模，而一小撮英勇的狂人變成了一支已經不再存在的大軍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核心。

在四個鐘頭之內，小印刷所裏的機器輾轉地響着，印刷白色的和玫瑰色的布告。膠水還在沿着牆壁往

下流着，張貼布告的手還在撫平着紙張的摺痕，而四周已經圍攏了許多人羣。他們半信半疑地讀着，逐字逐句地細看着，並且還重複讀着：從「士兵們！公民們！」這第一句話起，直到底下的簽名「奧洛夫斯基少校、薩貝爾斯基中尉」爲止。

「可見戰爭還在進行，」有人這麼說。

「可見我們還在實行自衛。」

「哪兒的話，自衛！好好地看一看上面寫的話吧！不論帶武器還是不帶武器，都應報到。部隊正在改編……城裏的秩序……所以，我們只是現在才給他們看顏色！」

穿了便衣的和衣衫破爛的士兵一小羣一小羣地圍攏來，站在布告跟前，大聲地評論着。人們慢慢地，起初是一個一個地，走向指定的地點——到兵營去，到市政局的大廈去。晌午時分，穿軍服的人來得更多了。不知從哪兒越來越多地跑來許多掉隊的士兵。有的帶着槍，有的空手。他們滿身塵埃，疲憊不堪，困乏和愁苦得臉色發青，在讀了布告以後，一下子振作起來，馬上跑到兵營去。人聲在空無所有的大廳裏到處唧唧喳喳地響着。他們發現了可以在上面躺着的草墊，在廚房裏發現了進食用的瓦罐和鍋子。人們川流不息地走過奧洛夫斯基和薩貝爾斯基在那裏工作着的屋子，報到，登記，並留在兵營裏。

在整個夜間，來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兵。高大的房屋充滿了講話聲和喧嘩聲，它活躍起來了。兵營的生活很熱鬧，已有急騎帶着催送糧食的命令下鄉去，醫院已經徹底翻了個身，以便權且準備用它來收容傷號。同時，薩貝爾斯基中尉知道，事情並不像以前看來那麼糟糕。部隊和軍隊有的還在什麼地方作戰着、防守着，有的還在集合着。以前他在公路上所不敢相信的事情，也就是逃難的人用嘲笑和懷疑的態度來對

待的事情，現在變得明顯而可能的了。如果在這裏，在一個偏僻的小地方，有一個少校……。而且還有別人，不全是叛變的，不全是逃跑的！還得走着瞧呢，還得走着瞧呢！

薩貝爾斯基中尉又明白了自己的職責，現在他想起自己當初受到逃難路上的神經錯亂的影響，感到非常羞愧。他高高地昂起着頭走着，忿怒地駁斥着兵營裏的謠言和疑惑。那兒，在公路上，他什麼都不再相信了，現在他什麼都相信了。華沙明明保衛住了，還有在東普魯士……還有飛行員……他重複地講着他所聽到的話，不覺自己也補充了些什麼。現在他一切理解得多麼好、多麼容易。是的，是的，永遠不可喪失希望，永遠不可受懷疑的影響……唉，那公路上的情形多麼悲慘、多麼可怕……中尉覺得他現在確實是從沙漠熱風的旋渦中掙脫出來了，而且在這裏，在颶風的致人死命的道路以外，生活在進行着，戰鬥在繼續着，人們生存着。

兵營裏的情緒激動起來，高漲起來。薩貝爾斯基從別人口裏聽到重複他自己幾個鐘頭以前講的話，就興高采烈地認為這是個新的明證：「啊，既然大家都這麼講，這就是說，果然是這樣的了。」

第二天又是個陽光普照的晴天。

這一天又到了一些新來的人。起初是一個兩個地來，後來是一幫一幫地來，好像是一窩蜂一樣。兩個騎馬的人把馬停在有一堆人聚在那兒的廣告跟前。

「你們看吧……」

他們讀着布告。慢慢地，仔細地，低聲地。從第一句話：「士兵們！公民們！」——到下面的簽名。並且是極端嘲弄地、譏諷地和微笑地讀出：「奧洛夫斯基少校。薩貝爾斯基中尉。」

「正是這樣，上校先生：少校和中尉，」兩人中比較年輕的、破爛的制服上沾滿塵土的人突然傲慢地說。

另一個人鼓着魚眼樣的圓眼睨視着他。

「對。不過現在有點不同了。找到了官職較高些的人了。他們可以收拾收拾這兩個傢伙了……上尉，讓我們到這些轟動一時的兵營裏去吧……」

他們順着街道走去，由那聚在布告跟前的人羣用懷疑的眼光目送着。

「看一看吧！……」

「找到了……」

「還沒到呢……」

「啊，光是從這一點就可看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他們大家一個跟一個地跑來，不知道是從哪兒來的。一個跟着一個，沒有士兵，哪怕連最小的部隊都沒有。一個胖胖的上尉馬上開始吵鬧，需索麵包和油類。有人罵他，叫喊的聲音通過打開的窗子傳到花園裏，那兒有許多疲憊不堪的士兵並排着躺在草地上。在一間座落在一隅的不大的屋子裏，奧洛夫斯基、薩貝爾斯基和四個新來的人鎖着房門在舉行會議。

「他們在商量，仍舊還在商量……」

「啊，伙伴們，」從奧洛夫斯基隊伍裏來的伏伊德咳嗽了一陣嗽說，「據我看來，他們的話未免談得太多了。」

「啊，怎麼，總還是官階……」

「上校自己……」

「不過他的團不知丟在什麼地方了。」

「看來是因為我們的少校一幹起事情來，他自己才出現吧。」

「他們會壞了少校的事，一定會壞了他的事……」

「你盡講些喪氣話！他們幹麼要破壞？他們什麼都在好好兒的準備着。正如少校所說的：這是個抗戰據點……我們還要顯顯我們是怎麼樣的人物。」

他們回過頭去看了看緊閉着的門，每人的心裏都不安得刺痛起來。上校……誰都早就沒有見過這樣高的官銜了。人們已經幾乎不再相信有這樣官銜的人了。真想不到他會出現。坐下來商談商談。既然少校一切都已做好，一切都已考慮到，還要商談些什麼呢？

「我跟你說，他們擬定計劃……瞧，一定還會從計劃裏產生出什麼聰明的事情來。嚇，我們還好顯顯身手！……」

過了四個鐘頭，門嘎拉嘎拉地敞開了。少校走了出來，臉色像白粉一樣白。他後面跟着上校，臉紅得好像他的血就要從臉上噴濺出來似的。

「連隊，集合！」奧洛夫斯基用低低的、激動的聲調發出命令。

他那散佈在各種兵種的殘餘部隊之間的連隊的士兵，跑着步向營房集中。他們在沿着草地的小林蔭道的黃色沙地上排成兩列，那沙地上從前開過許多花，而現在狼籍着一堆堆的馬糞。奧洛夫斯基停在隊伍的

前面。在幾分鐘之內，所有的眼睛都緊張地瞧着他，盯着他的臉。在列成隊伍的連隊後面，緊緊地圍擠着其他部隊的一些掉隊的士兵。少校的灰色的、冷酷的眼睛溜過所有的腫孔，每個人都覺得他的視線在對着自己。

「孩子們！」

他們顫抖了一下。少校比一刻以前從屋子裏走出來時更慘白了。

「孩子們，我們要出發了！」

行列神經質地、不安地激動起來了。班長伏伊德加放大膽子走到前面去。

「請允許我報告，少校先生……那末，上哪兒去呢？」

少校皺起眉頭。

「你到時候會知道的。我們要離開城市。」

現在行列已經完全紊亂了；發出驚惶的聲音：

「這樣怎麼辦呢？」

「原來還打算在這裏防守呢！」

「抗戰的中堅……」

「全都準備好了……」

「這樣怎麼辦呢？」

奧洛夫斯基向前邁了一步。

「士兵們！」

他們不響了，在他講話的聲音下怔住了。

「士兵們！我們是一塊兒來的……我好幾次把你們從最可怕的危險中救了出來……我們是一塊兒來的……在全軍崩潰的時候，我們沒有丟失一個人，沒有丟失一支槍，也沒有丟失一顆子彈……」

「不錯，」有人用最低微的聲音證實說。

「我以爲這裏……不成！我們還是走吧……我們支持到現在，我們還要支持下去……正如士兵們……」

他的嘴唇哆嗦了。他又對他們的眼睛看了一下，把整個行列都收進了視線。就在那裏，在末尾，是索里克，他的一隻腳還爛着。還有身材不高而相當粗壯的庫里科夫斯基，他不斷地咳着嗽。還有尤席伐克，他在結婚那天就當了兵。還有卡沙，他是馬索夫希地方出身的農民。奧洛夫斯基知道他們的名姓，知道誰遭到什麼苦惱，知道每一個人的一切情形。

「啊，當然，我們走吧……跟您，少校先生……」伏伊德加大聲地說，大家都附和着。人羣裏走出幾個人來。

「少校先生，我們也走……」

「少校先生，也帶我們走……」

他把臉轉向自己的連隊，眼睛看也不看地不高興地對其餘的人說：

「不行。這兒有上校先生，你們找他說話。從今天起，他擔任這個城市的指揮工作。」